

## “消费促进”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消费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社会再生产大循环的起点和终点,是支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四梁八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就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在新发展阶段,“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基础性作用,更主要的是质量上的基础性作用。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既是推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杀手锏”,更是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承重墙”。为此,《浙江工商大学学报》特开设“消费促进”研究专题,推出臧旭恒教授等、易行健教授等、汪伟教授等和周勇教授的四篇力作,以期引起学术界同行关注。望读者从中受益,期待有更多关于“消费促进”的精品力作在该专题中呈现,以为中国特色“消费促进”理论的丰富和实践的创新添枝加叶、浓墨重彩。

专题特约主持人:(中国)消费经济学会会长、成都市社科联名誉主席,杨继瑞教授

# 消费信贷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

## ——基于信用卡使用视角的研究

臧旭恒<sup>1,2</sup>,冯健康<sup>1</sup>,宋明月<sup>1</sup>

(1. 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2. 山东大学消费与发展研究所,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消费信贷作为缓解家庭经济风险的有效手段,对于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信用卡使用的视角考察消费信贷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信用卡使用显著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经一系列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信用卡使用通过促进家庭潜在投资和劳动参与有效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信用卡使用对低物质资本、低人力资本和高医疗与抚养负担的家庭产生较大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信用卡使用能够长期有效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文章为构建家庭经济风险防范机制,提高家

收稿日期:2023-03-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家庭经济风险测度、成因及外溢性研究”(21ZD088);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异质性消费者视角下山东省扩大内需的路径与有效制度构建”(ZR2021MG047)

作者简介:臧旭恒,男,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消费经济理论研究;冯健康,男,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家庭经济风险研究;宋明月(通讯作者),女,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家庭消费行为研究。

庭风险应对能力与增强经济韧性,进而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消费信贷;家庭经济脆弱性;潜在投资;劳动参与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23)03-0091-13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23.03.009

##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求,是促进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决策。实现扩大内需的战略目标,家庭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是推动消费扩容与消费升级的关键所在,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关键一环。

家庭作为社会单元的基础性构成因素,在人类社会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而家庭经济活动作为家庭成员赖以生存的支柱,其健康发展对于增进我国民生福祉和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是世界各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稳步推进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基础。但近年来,伴随着国内国外风险及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多,我国居民家庭的生产生活状况均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健康风险、老龄化降低了家庭风险应对能力,加重了家庭财务脆弱性或金融脆弱性,引致家庭经济陷入财务困境与贫困边缘<sup>[1-2]</sup>。同时,不断加重的债务负担导致家庭财务脆弱性显著上升<sup>[3-4]</sup>,尤其是对负债投资多套房的家庭而言,高债务杠杆会明显增加不确定冲击下的财务脆弱性<sup>[5]</sup>。不确定性事件冲击对家庭物质财富和生活水平造成了严重影响,降低了家庭跨期消费平滑能力,致使众多家庭经济活动呈现脆弱性特征。家庭经济的脆弱性不仅对居民日常生活行为带来重大经济风险,还对国家宏观经济平稳运行造成了严重威胁。因此,防范化解家庭经济风险和提高经济韧性,对于推动社会体系平稳运转和实现国家繁荣进步至关重要。

在应对家庭脆弱性的路径方面,众多学者从完善社会保障及商业保险、数字金融推行、提升金融素养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社会保障手段是缓解家庭脆弱性的重要途径,如新农保政策的实施对低收入家庭的脆弱性缓解产生了积极作用<sup>[6-7]</sup>,并且商业保险与医疗保障同样有助于缓解家庭脆弱性,稀释健康风险对家庭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sup>[8-10]</sup>。数字金融的发展虽然在不同维度之间存在一定的“鸿沟”现象<sup>[11]</sup>,可能会带来透支或资不抵债等困境<sup>[12]</sup>,但在家庭应对未预期风险冲击方面发挥了风险分担作用,提高了家庭相对收入水平<sup>[13]</sup>,对于缓解家庭脆弱性具有重要意义<sup>[14-15]</sup>。此外,家庭脆弱性与居民金融素养之间存在显著关联,金融素养能够通过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和放松信贷约束等途径提高家庭收入水平,进而有效降低家庭脆弱性<sup>[16-17]</sup>。不仅如此,社会网络、非农就业、公共转移支付同样对家庭脆弱性具有缓解作用<sup>[18-20]</sup>。

关于消费信贷作用效应的研究,现有文献集中探讨了消费信贷对家庭经济行为尤其是消费行为的影响<sup>[21]</sup>,发现消费信贷能够通过缓解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sup>[22]</sup>,增强居民消费便利程度与支付意愿<sup>[23]</sup>,有利于经常性和非经常性消费潜力的释放<sup>[24]</sup>,而且信贷额度的动态调增会进一步释放更多消费<sup>[25]</sup>。消费信贷除了影响家庭消费行为之外,还对家庭投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在消费信贷应对未来突发事件的风险性保障作用下,家庭出于资本积累的目的会选择降低预防性储蓄来增加风险性资产配置,提高股市参与来实现资产升值<sup>[26]</sup>。消费信贷对家庭投资的影响还体现在人力资本方面,在缓解家庭预算约束的过程中促进了消费投资与消费升级,对于家庭人力资本积累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sup>[27]</sup>。

综合上述文献可知,学者们探讨了消费信贷对家庭消费与投资行为的影响,同时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因素也得到了广泛关注,但缺乏对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消费信贷作为规避家庭经济风险

的有效手段,是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的重要渠道。近年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程度与完善水平不断提高,消费信贷市场迅速发展,以信用卡为代表的消费信贷工具能够通过为家庭经济活动提供资金要素,满足家庭融资需求,补充流动性,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并改善消费结构,促进消费者实现跨期消费平滑,实现风险分担。信用卡使用对家庭经济活动与决策行为带来了广泛影响,成为众多家庭加快资金周转效率,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实现自身经济活动平稳运转的重要手段。作为金融机构为提高消费总量与扩大内需而推行的金融服务工具,以信用卡为代表的消费信贷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家庭经济行为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从信用卡使用的视角探索消费信贷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作用,对于建立健全应对家庭经济风险的长效机制,提高自身经济韧性与丰富风险规避手段,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转向效率变革与质量变革,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信用卡使用视角来研究消费信贷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纾解路径,分析信用卡使用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的机制渠道,以及信用卡使用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类别的家庭中是否存在差异性特征,尤其对于弱势家庭经济风险能否带来更为明显的缓解效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为:第一,现有学者多从家庭总体债务等角度展开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相关研究,本文考虑到家庭各类债务之间的显著差异,从信用卡使用这一独立的视角研究消费信贷与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因果关系,并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路径进行了补充与完善。第二,识别信用卡使用影响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内在机制,并开展了一系列异质性分析,发现促进潜在投资和劳动参与是信用卡使用有效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的重要机制,且对弱势家庭影响更大。研究结论对于制定差异化消费信贷政策手段提供了新的经验依据。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以信用卡为代表的消费信贷能够有效扩充家庭资金来源渠道,对于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具有重要意义。作为金融机构创新服务方式而提供的一种融资手段,其申请与使用过程相对便携,无须抵押物,甚至在一定期限内能够享受免息优惠,通过向使用者提供信贷额度来实现资金获取,为家庭寻求资金来源提供了有效渠道。相比较住房贷款而言,信用卡的申请门槛更低,其迅速补充的流动性与可循环使用特点不仅能够满足家庭对于资金要素的短期需求,还对家庭长期可支配资金规模产生扩容效应,是一种长期扩充家庭流动性的重要渠道,有效丰富了家庭经济资本。这种流动性的扩充效应有助于家庭在长期内缓解资金周转压力,极大地提高了家庭融资服务的可得性,降低了家庭信贷获取的时间成本及资金使用成本,促进家庭消费升级并开展投资活动,有助于家庭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家庭经济生产能力和内生发展动力,发挥显著的风险分担作用,有效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信用卡使用能够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

家庭对于自身内生发展的潜在投资行为有助于促进家庭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稳定收入与消费水平,提高家庭预期经济发展能力。但不完善的信贷市场造成的借贷约束现象限制了人力资本投资,限制了家庭在社会体系中的阶层流动性,不利于家庭长期稳定发展<sup>[28]</sup>。以信用卡为代表的消费信贷作为长期扩充家庭资本要素的有效渠道,在提高家庭资金获取能力的同时缓解了预算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可盘活消费与投资行为,在促进家庭消费升级的同时优化人力资本投资,对于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尤其能够增加家庭在教育培训、健康与社会网络等方面的投资,以此提高家庭潜在投资水平。家庭潜在投资水平的提高对于自身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不仅能够提升家庭成员自身技能水平和劳动素养,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增强收入获取能力,而且能够有效提高健康素养,扩大并加深社会交往与社会协作,增强社会资本的经济转换能力,不仅如此,商业保险作为家庭潜在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抵御健康风险等不确定性冲击的有效手段,能够通过提供较高的风险补偿来应



对家庭不确定性支出,降低脆弱性。

信用卡使用对家庭资本带来流动性扩容的同时也增加了家庭短期还款压力,为了保证自身实现跨期消费平滑,避免家庭未来消费水平发生较大波动而致使经济状况呈现脆弱性,家庭成员会通过减少闲暇和增加劳动供给的方式,通过提高劳动参与时间及家庭劳动参与率来实现收入获取,倒逼家庭增加劳动供给来实现自身发展。劳动参与行为对于提升家庭成员劳动技能素养与资本获取能力具有重要影响,能够有效增强家庭经济生产活力与内生发展动力,提高家庭应对不确定性的风险对冲能力,有助于自身储蓄率提高与财富水平积累<sup>[29-30]</sup>,对家庭脆弱性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假设2:信用卡使用能够通过促进潜在投资和劳动参与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

信用卡使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在不同类型的家庭中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特征。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金融服务大多面向资本存量相对丰厚的优势家庭,金融机构所提供的大量投融资业务进一步提高了其相对优势,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但物质和人力资本相对匮乏的家庭由于自身财富禀赋薄弱,对金融服务的应用能力和使用水平不高,这类弱势群体受惠传统金融服务体系的门槛较高,难以通过利用传统金融工具有效获取低成本的信贷服务,信贷可得性较差。以信用卡为代表的消费信贷具有高便利性和低门槛等特点,是金融机构提供普惠性服务的重要工具,对弱势群体具有较高的可及性,消费信贷对此类家庭带来的边际报酬相对较高,能够更加有效地缓解弱势家庭经济脆弱性。不仅如此,对于医疗负担和抚养负担较高的家庭而言,其资金需求规模相对较大,长期面临严重的流动性约束,制约着这部分群体应对外部收入冲击的抵抗能力<sup>[31]</sup>,信用卡使用通过资本扩容带来的信贷支持为这些群体带来了更强的边际效应<sup>[32-33]</sup>。

假设3:信用卡使用能够更加有效地降低弱势家庭经济脆弱性。

### 三、数据说明及变量设定

#### (一)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2015—2019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CHFS为每两年开展一次的追踪调查数据,在2019年其覆盖范围包括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70个城市以及345个区县,样本规模达34643户家庭,具有良好的代表性,是目前研究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方面变迁状况的权威数据。本文不仅采集了CHFS数据库中有关信用卡借贷、家庭收入、资产与消费支出等方面的经济信息,还提取了个人性别、年龄、教育和健康状况等家庭人口统计特征数据,能够全面地反映家庭经济状况。为本文探讨信用卡使用与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支持。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本文对缺失关键变量的样本家庭进行剔除,最终得到33616户家庭。

#### (二) 模型设定

本文通过利用Probit模型考察信用卡使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具体如下:

$$Vul_i = \alpha_0 Credit_i + \alpha_1 X_i + \varepsilon \quad (1)$$

考虑到信用卡使用是一种长期补充家庭流动性的金融工具,能够在长期内对家庭经济状况产生影响,本文将 $t-2$ 期与 $t-4$ 期的信用卡使用情况纳入研究,探究信用卡使用行为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长期动态影响,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Vul_{i,t} = \alpha_0 Credit_{i,t} + \alpha_1 Credit_{i,t-2} + \alpha_2 Credit_{i,t-4} + \alpha_3 X_{i,t} + \varepsilon \quad (2)$$

其中, $Vul$ 表示家庭经济脆弱性,当家庭经济脆弱值大于脆弱线时取值为1,否则为0; $Credit$ 表示信用卡使用,若家庭使用信用卡则取值为1,未使用信用卡则取值为0; $X$ 表示一系列家庭特征控制变量和户主特征控制变量; $\varepsilon$ 为随机扰动项。

### (三)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家庭经济脆弱性。众多学者采用当期收入或消费指标以及风险冲击后的损失程度对家庭经济脆弱性进行表征,但此类做法无法反映家庭经济在未来的风险变化情况,缺乏一定的动态性和前瞻性。家庭经济是否陷入脆弱状态应取决于家庭自身的风险抵御能力,若家庭经济韧性薄弱,无法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冲击,则家庭消费水平会因此呈现较大波动,进而陷入经济困境。因此,本文基于预期的脆弱性理论<sup>[34]</sup>,将家庭经济脆弱性定义为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以此对中国家庭经济脆弱性进行系统测度。该方法是在人均年消费额的自然对数服从正态分布的前提下,运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对家庭人均消费的期望与方差进行估计,然后利用正态分布函数求解家庭在未来发生贫困的概率,即:

$$Vul_i = Prob(\ln c_i < \ln z | X_i) \quad (3)$$

其中, $Vul$ 代表家庭*i*在*t*期的经济脆弱性,衡量了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 $z$ 为贫困线; $c$ 为家庭人均年消费额; $X$ 是影响消费的一系列家庭与户主特征变量。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首先,对家庭人均消费方程进行估计:

$$\ln c_i = \alpha X_i + \varepsilon \quad (4)$$

利用OLS方法对式(4)进行估计时需要满足同方差假定,但现实生活中该假定难以成立,因此本文假设家庭人均消费方程误差项的方差为:

$$\sigma_i^2 = \beta X_i \quad (5)$$

随后本文利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出下期人均消费对数的期望与方差:

$$\widehat{E}[\ln c_i | X_i] = X_i \widehat{\alpha} \quad (6)$$

$$\widehat{V}[\ln c_i | X_i] = X_i \widehat{\beta} \quad (7)$$

由于本文假定家庭人均消费的自然对数服从正态分布,因此可根据(6)式与(7)式的估计结果求得家庭*i*的经济脆弱性:

$$Vul_i = \Phi\left(\frac{\ln z - X_i \widehat{\alpha}}{\sqrt{X_i \widehat{\beta}}}\right) \quad (8)$$

在贫困线的选取方面,由于以高贫困线衡量的脆弱性的预测精度相对较高<sup>[35]</sup>,因此本文主要采用3.1美元的贫困线划分标准进行实证分析,而将1.9美元的贫困线划分标准用于后文的稳健性检验。对于脆弱线的选择,部分学者将50%的概率值设定为脆弱线,但50%的脆弱线临界值无法对短期脆弱的家庭进行识别,本文主要采用29%的脆弱线临界值进行研究<sup>[36]</sup>。

2. 解释变量:信用卡使用。本文参考宋弘等<sup>[27]</sup>的研究,若家庭使用信用卡则取值为1,未使用信用卡则取值为0。

3. 控制变量。为了缓解遗漏变量对本文实证研究的影响,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控制变量进行选取。第一,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家庭社会关系网络、家庭收入水平、家庭住房持有、家庭健康风险、家庭医疗保险覆盖率、家庭养老保险覆盖率、家庭劳动力占比、家庭资产水平以及家庭城乡分类。其中,家庭规模以家庭成员数量进行表示;家庭社会关系网络以家庭逢年过节与红白喜事支出之和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将家庭人均收入和人均流动性资产的自然对数来分别表征家庭收入水平和家庭资产水平;若家庭自有住房则赋值为1,否则为0;以家庭中身体状况不好和非常不好的人数占比来衡量家庭健康风险;家庭医疗保险覆盖率和养老保险覆盖率分别以家庭参与医疗保险的比重和家庭参与养老保险的比重进行衡量;家庭劳动力占比以家庭16—59岁人数占比来表征;若家庭处于农村地区则将城乡分类赋值为1,否则为0。第二,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户主年龄、户主年龄平方/100、户主性别、户主婚姻状况以及户主受教育水平。考虑到户主年龄对家庭经济脆弱性具有非线性影响,本文同

时将户主年龄和户主年龄平方/100作为控制变量;若户主为男性则取值为1,否则为0;户主已婚则取值为1,否则为0;对于户主受教育年限,本文将“没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职高、大专/高职、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分别赋值“0、6、9、12、13、15、16、19、22”。适用截面数据对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经济脆弱性	33616	0.1503	0.3004	0	1
信用卡使用	33616	0.1599	0.3665	0	1
家庭人数	33616	3.0861	1.5402	1	15
对数家庭人均总收入	33616	9.5731	1.4676	0	15.1845
社会关系网络	33616	3.9003	3.4551	0	12.6181
是否有住房	33616	0.9026	0.2964	0	1
健康风险	33616	0.1874	0.3087	0	1
对数家庭人均流动性资产	33616	6.7909	3.4810	0	14.5598
医疗保险参与率	33616	0.9157	0.2236	0	1
养老保险参与率	33616	0.7811	0.3146	0	1
城乡分类	33616	0.3525	0.4777	0	1
劳动比率	33616	0.5210	0.3851	0	1
户主年龄	33616	56.3879	13.7469	16	101
年龄平方/100	33616	33.6857	15.4873	2.5600	102.0100
户主性别	33616	0.7524	0.4316	0	1
户主婚姻状况	33616	0.8444	0.3624	0	1
户主受教育年限	33616	9.1781	4.1074	0	22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基准回归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第(1)列为将脆弱线临界值设定为29%的回归结果,第(2)列为将脆弱线临界值设定为50%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不同的脆弱线选择下,信用卡使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以29%脆弱线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可知,在控制了家庭特征变量和户主特征变量后,信用卡使用的边际影响为-0.0275,印证了信用卡使用能够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这一结论。

从家庭特征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收入水平、社会关系网络、住房持有和流动性资产均显著降低了家庭经济脆弱性,而家庭规模、健康风险、农村地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值得注意的是,医疗保险参与和养老保险参与对家庭经济脆弱性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医疗保险参与与养老保险参与一方面降低了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加了家庭必要项目支出,降低了家庭面对非预期支出的风险抵抗能力,另一方面其本身的投保资金也挤出了流动性,从而提高了经济脆弱性,这与岳崴等<sup>[1]</sup>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户主特征变量显示,教育年限显著降低了家庭经济脆弱性,而年龄的平方项、性别、婚姻状态则显著提高了家庭经济脆弱性。

表2 信用卡使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1)	(2)
	脆弱线:29%	脆弱线:50%
信用卡使用	-0.0275 *** (0.0055)	-0.0170 *** (0.0042)
家庭规模	0.0284 *** (0.0006)	0.0170 *** (0.0004)

(续表2)

	(1)	(2)
	脆弱线:29%	脆弱线:50%
家庭收入水平	-0.0563*** (0.0006)	-0.0298*** (0.0004)
社会关系网络	-0.0084*** (0.0003)	-0.0052*** (0.0002)
住房持有	-0.0922*** (0.0031)	-0.0526*** (0.0022)
健康风险	0.0047* (0.0029)	0.0022 (0.0220)
家庭资产水平	-0.0047*** (0.0003)	-0.0030*** (0.0002)
医疗保险参与率	0.0181*** (0.0040)	0.0199*** (0.0030)
养老保险参与率	0.0096*** (0.0029)	0.0074*** (0.0022)
劳动比率	-0.0015 (0.0037)	-0.0095*** (0.0030)
年龄	0.0007 (0.0006)	0.0005 (0.0004)
年龄平方	0.0013** (0.0005)	0.0006* (0.0003)
性别	0.0277*** (0.0029)	0.0130*** (0.0021)
婚姻状况	0.0256*** (0.0031)	0.0150*** (0.0024)
受教育年限	-0.0110*** (0.0002)	-0.0150*** (0.0024)
城乡分类	0.1008*** (0.0023)	0.0544*** (0.0020)
N	33616	33616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下同。表中汇报的是边际效应。

## (二) 内生性检验

本文通过将家庭特征控制变量与户主特征控制变量纳入基准回归模型,以此缓解遗漏变量问题造成的影响偏误,但仍存在部分无法控制的因素和双向因果现象会对本文造成内生性问题,致使回归结果出现偏误。如信用卡使用会对家庭经济脆弱性产生影响,但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程度同时也会影响家庭对于信用卡的使用选择。因此,本文选取“本社区其他家庭信用卡使用比例”作为工具变量,理论上来看,家庭作为社会群体的构成因素,社区内其他家庭对于信用卡的使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庭自身的消费信贷选择,满足内生性要求;且其他家庭的信用卡使用对于家庭自身经济脆弱性并无直接影响,满足工具变量选择的外生性要求,因此在理论上具备可行性。同时考虑到家庭的经济活动不仅局限在社区内部,区县范围内其他家庭的信用卡使用选择也会对家庭自身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同时选取“本区县其他家庭信用卡使用比例”作为工具变量共同进行内生性检验。

表3的Wald检验结果在1%水平上显著拒绝了信用卡使用不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原假设。此外,一阶段F值分别为522.08和503.73,显著大于16.38的临界值,表明本文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且一阶段工具变量T值为28.36和23.73,证明本文工具变量选取具备合理性。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信用卡使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证明信用卡使用能够显著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

表3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工具变量(社区)		工具变量(区县)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信用卡使用		-3.3503*** (0.5365)		-4.5178*** (0.5816)
工具变量	0.4491*** (0.0158)		0.4550*** (0.019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i>N</i>	33616	33616	33616	33616
一阶段 <i>F</i> 值	522.08		503.73	
一阶段工具变量 <i>T</i> 值	28.36		23.73	
Wald 检验	30.52 (0.0000)		54.19 (0.0000)	

### (三) 稳健性检验

1. 更换贫困线划分标准。不同贫困线的划分标准会导致家庭经济脆弱性测算结果产生差异,为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世界银行人均日消费1.9美元作为贫困线的划分标准,重新对家庭经济脆弱性进行评估,并对基准回归模型进行估计。表4显示,在更换贫困线划分标准后,信用卡使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仍显著为负,表明贫困线选取差异并未对基准回归结果造成偏误,证明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具备较强的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更换贫困线划分标准

	(1)	(2)	(3)	(4)
	Probit	IV Probit	Probit	IV Probit
	脆弱性概率值:29%		脆弱性概率值:50%	
信用卡使用	-0.0044*** (0.0023)	-2.7333*** (0.2080)	-0.0033* (0.0019)	-1.9838*** (0.980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i>N</i>	33616	33616	33616	33616

2.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考虑到“是否使用信用卡”只能对家庭的消费信贷参与进行表征,无法有效刻画家庭对于信用卡的使用程度。CHFS还提供了家庭信用卡授信总额度的相关数据,本文将信用卡授信总额度的自然对数作为信用卡使用的替代变量重新进行回归。表5显示,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衡量方法后,信用卡使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3. 更换被解释变量。本文将家庭经济脆弱性重新定义为收入大于预期支出,且流动性资产小于医疗支出的状态<sup>[37]</sup>。该定义刻画了家庭财务状况能够维持生活基本水平,经济虽未处于贫困或破产,但当家庭面对健康风险和非预期医疗支出的突发事件时,家庭经济负担能力较为薄弱,进而陷入经济困境。这种家庭经济脆弱性衡量了一种家庭处于非贫困但自身经济风险相对较高,经济韧性相对较差的状态。当家庭经济处于该临贫状态时取值为1,否则为0。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在更换被解释变量测算方法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仍然稳健,即信用卡使用显著降低了家庭经济脆弱性。假设1得到了验证。

表5 稳健性检验:更换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法

	(1)	(2)
	更换解释变量	更换被解释变量
信用卡使用	-0.0012* (0.0007)	-0.0264*** (0.0054)
控制变量	是	是
<i>N</i>	4685	33616



## 五、机制检验及异质性分析

### (一) 机制检验

1. 家庭潜在投资机制。以信用卡为代表的消费信贷具有高便利性与低门槛性特点,无须大额抵押,在一定期限内享受免息服务,对家庭潜在投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帮助家庭实现自身发展,降低脆弱性。本文一方面将家庭教育培训支出、保健支出、人情礼金支出作为家庭潜在投资水平的衡量指标,同时考虑到商业保险是缓解家庭脆弱性的重要因素,本文同时将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纳入家庭潜在投资水平的表征体系,以此综合考量信用卡使用对家庭潜在投资水平的影响效应。表6的回归结果显示,信用卡使用不仅显著增加了家庭教育培训支出、保健支出和人情礼金支出,还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信用卡使用有助于促进家庭潜在投资水平提升。研究表明,家庭为了提高自身潜在投资水平而进行的一系列教育、保健和人情礼金支出有助于促进家庭资本积累,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在提升家庭收入的同时降低脆弱性<sup>[11]</sup>;且商业保险的参与行为有助于家庭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缓解健康风险对家庭财务状况的负面影响<sup>[11]</sup>,进而有助于摆脱贫困与增强经济韧性。

表6 信用卡使用影响家庭经济脆弱性的机制检验:潜在投资

	(1)	(2)	(3)	(4)
	教育培训支出	保健支出	人情礼金支出	商业保险购买率
	2SLS	2SLS	2SLS	2SLS
信用卡使用	4.0804*** (0.3773)	3.4440*** (0.2868)	0.8070** (0.3222)	0.1245*** (0.013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i>N</i>	32914	33616	33616	33616

2. 促进家庭劳动参与机制。众多研究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居民就业,增加劳动收入<sup>[38-39]</sup>。而信用卡作为金融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家庭劳动参与行为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宋弘等<sup>[27]</sup>指出,在家庭面临借贷行为后的短期还款压力时,会通过减少闲暇与增加劳动供给的方式来提高收入水平,倒逼家庭增加劳动供给程度。

为了检验信用卡使用对家庭劳动参与行为的影响,本文将家庭劳动参与率和家庭成员参与劳动的月数总和作为家庭劳动参与的代理变量,以此综合考察信用卡使用对家庭劳动参与的影响。表7结果显示,信用卡使用对家庭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参与时间的影响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证明信用卡使用能够倒逼家庭增加劳动供给。作为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和有效手段,提高劳动参与能够增进收入水平,增强应对不确定性的风险对冲能力,改善福利水平和降低脆弱性<sup>[29]</sup>。假设2得到了验证。

### (二) 异质性分析

1. 家庭物质资本异质性。信用卡使用对不同物质资本的家庭可以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按照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和流动性资产的平均值将研究样本分别划分为高物质资本家庭和低物质资本家庭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表8第(1)、(3)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信用卡使用对高物质资本家庭的经济脆弱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信用卡使用能够缓解高物质资本家庭的脆弱性;但第(2)、(4)列显示信用卡使用对低物质资本家庭影响的系数相对更大,且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证明信用卡使用对低物质

表7 信用卡使用影响家庭经济脆弱性的机制检验:劳动参与

	(1)	(2)
	劳动参与率	劳动参与时间
	2SLS	2SLS
信用卡使用	0.2660*** (0.0411)	1.7250*** (0.9214)
控制变量	是	是
<i>N</i>	33616	17821

资本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更为显著。究其原因,低物质资本家庭一方面由于财富匮乏而面临较高的信贷约束,另一方面自身流动性不足限制了家庭应对未预期风险的抵抗能力,当低物质资本家庭面临收入波动或非预期支出增加等经济风险事件发生时,以信用卡为代表的消费信贷为其提供了可行的融资渠道,增加了家庭可支配资金规模,有效发挥抵御不确定性的风险对冲作用。赵亚雄和王修华<sup>[11]</sup>指出,经济资本富足的家庭具有相对充裕的资源要素与资金禀赋,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当其他条件不变,金融资源的连续增加对高物质资本家庭带来的边际报酬逐渐递减。而低物质资本家庭由于自身禀赋较为薄弱,此时信用卡使用对其产生了更加丰富的边际报酬。表明信用卡使用能够更加积极有效地缓解弱势家庭的经济风险。

2. 家庭人力资本异质性。家庭间人力资本的差异同样是信用卡使用产生异质性影响的重要因素。本文按照户主受到高中及以下教育水平和高中以上教育水平分别将研究样本划分为高教育水平群体与低教育水平群体,并根据户主职业类别将从事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定义为高技能劳动群体,将其他从业者定义为低技能劳动群体,以此对家庭人力资本异质性进行综合考量。结果如表9所示,信用卡使用对高教育水平家庭的影响系数为-2.0792,对低教育水平家庭的影响为-3.2240,以上两组系数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同时信用卡使用对低技能劳动家庭的脆弱性缓解作用显著大于高技能劳动家庭,表明信用卡使用对低人力资本家庭的经济脆弱性具有更强的缓解效应,意味着低人力资本家庭从消费信贷中获益更多。以信用卡为代表的消费信贷服务具有一定的普惠性特征,低人力资本家庭往往对金融服务缺乏了解,难以从传统金融服务体系中有效获取信贷支持,而信用卡的申请与使用较为便利,不需要高水平的金融知识与技能素养,因此信用卡使用对低人力资本家庭同样带来了较大的边际效应。

表8 信用卡使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家庭物质资本异质性

	(1)	(2)	(3)	(4)
	高收入水平	低收入水平	高流动性资产	低流动性资产
信用卡使用	-2.3041*** (0.3460)	-3.0764*** (0.2263)	-2.1600*** (0.48560)	-2.9036*** (0.2223)
SUEST	4.12**		3.5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N	10139	23477	8069	25547

表9 信用卡使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家庭人力资本异质性

	(1)	(2)	(3)	(4)
	高教育水平	低教育水平	高技能劳动	低技能劳动
信用卡使用	-2.0792*** (0.5389)	-3.2240*** (0.2164)	-2.0451*** (0.4179)	-2.7157*** (0.2057)
SUEST	5.70**		16.2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N	11299	22317	5728	27888

3. 家庭医疗与抚养负担异质性。信用卡使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作用可能会在不同医疗负担和抚养负担的家庭中存在差异性特征。本文分别将家庭医疗支出比重和抚养比作为家庭医疗负担与抚养负担的代理变量,并按照家庭医疗支出比重与抚养比的均值将样本家庭进行划分,以此考察信用卡使用对不同经济负担家庭的异质性影响。表10的回归结果显示,信用卡使用对高医疗支出比重家庭的影响大于低医疗支出比重家庭,表明信用卡使用更加有效地降低了高医疗支出比重家庭的脆弱性,对医疗负担较重家庭的经济状况带来了明显的缓解作用。同时信用卡使用对高抚养比家庭的脆弱性缓解作用显著大于低抚养比家庭,证明信用卡使用能够有效降低高抚养成本家庭的脆弱性。这是因为较高的医疗与抚养负担会给家庭造成沉重的财务压力,提高家庭经济陷入脆弱性的可能。而信用卡

使用在长期内对家庭经济资本具有流动性扩容的作用,对提高家庭资金周转效率和增强经济韧性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这部分家庭经济活动产生了更强的边际效应。假设3得以验证。

表10 信用卡使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医疗与抚养负担异质性

	(1)	(2)	(3)	(4)
	高医疗支出比重	低医疗支出比重	高抚养比	低抚养比
信用卡使用	-4.2827*** (0.0629)	-2.8860*** (0.0346)	-3.6514*** (0.0411)	-2.6716*** (0.0546)
SUEST	12.25***		16.8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i>N</i>	6725	26891	16862	16754

### (三) 进一步研究

信用卡使用为家庭迅速补充的流动性提高了金融资本可得性,能够有效增加家庭可支配资金规模,缓解家庭资金周转压力的同时降低经济脆弱性。这种风险分担作用不仅提高了家庭当期风险应对能力,而且显著增强家庭长期内生发展动力与经济韧性。因此,信用卡使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可能存在长期动态效应,起到长期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的作用。基于此,本文补充使用了2015年、2017年CHFS调查数据,将 $t-2$ 期与 $t-4$ 期的信用卡使用情况纳入研究,分别考察 $t-2$ 期与 $t-4$ 期的信用卡使用行为对 $t$ 期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表11结果显示,信用卡使用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家庭当期经济脆弱性,并且对长期的脆弱性缓解产生了显著影响,证明信用卡使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具有持久性。

表11 信用卡使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长期影响

	(1)	(2)
信用卡使用	-0.0707*** (0.0095)	-0.0267*** (0.0102)
$t-2$ 期	-0.0761*** (0.0111)	-0.0384*** (0.0111)
$t-4$ 期		-0.0655*** (0.0156)
控制变量	是	是
<i>N</i>	20733	13794

##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家庭经济的风险与脆弱性制约着居民消费选择与经济行为,降低了家庭消费平滑能力,对家庭物质财富和生活水平造成了严重影响。以信用卡为代表的消费信贷作为长期扩充资本流动性、实现家庭经济风险分担的重要手段,是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和提高风险应对能力的有效工具,对于增强家庭经济韧性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对中国家庭经济脆弱性进行系统测度,从信用卡使用视角考察了消费信贷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信用卡使用能够显著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经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显著;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信用卡使用对家庭潜在投资与劳动参与的促进作用是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的重要渠道;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信用卡使用对低物质资本、低人力资本与高医疗与抚养负担的家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意味着信用卡使用对于降低弱势家庭经济脆弱性、实现共同富裕具有积极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信用卡使用在长期内能够有效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以信用卡为代表的消费信贷是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的重要手段,金融机构应加大对于消费信贷的支持力度,引导家庭有序使用信用卡金融服务,完善信用卡的申请与办理流程,提高信用卡发放效率,做好消费信贷的服务与供给业务,以此推动信用卡的普及程度并提高居民信贷可得性。在完善消费信贷供给服务的同时要加强金融工具的宣传工作,提升金融素养,提高家庭对于信用卡的了解与认

可程度,使其成为家庭流动性扩容与应对非预期支出的重要资金来源和有效保障手段,以此有效发挥信用卡使用对家庭潜在资本和劳动参与的促进作用,增强消费信贷对家庭经济内生动力。

考虑到低物质资本、低人力资本和高医疗与抚养负担的家庭能够从消费信贷中获取更高的边际报酬。因此应出台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加强信贷支持供给,适当降低信用卡的申请、使用门槛及使用成本,瞄准弱势群体提供精准化的信贷供给服务,发挥好金融工具的普惠作用。通过提高弱势群体的金融知识和金融工具应用能力,破除消费信贷在家庭间的使用“鸿沟”,同时推动消费信贷的普惠化来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提升家庭对抗风险的能力,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 参考文献:

- [1] 岳崑,王雄,张强. 健康风险、医疗保险与家庭财务脆弱性[J]. 中国工业经济,2021(10):175-192.
- [2] 范猛,戴金平. 老龄化与家庭金融脆弱性——数字金融赋能下的应对路径研究[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2(11):63-79.
- [3] 吕学梁,程歌. 负债水平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86-98.
- [4] 姚玲珍,张雅琳. “以债生财”还是“因债致贫”? ——家庭住房债务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0(6):108-120.
- [5] 李波,朱太辉. 债务杠杆、财务脆弱性与家庭异质性消费行为[J]. 金融研究,2022(3):20-40.
- [6] 沈冰清,郭忠兴. 新农保改善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脆弱性吗? ——基于分阶段的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18(1):90-107.
- [7] 王建英,何冰,毕洁颖. 新农保与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基于精准扶贫背景和不同贫困标准[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2(3):85-99.
- [8] 张梦林,李国平. 商业保险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政策效应评估与作用机制分析[J]. 当代经济研究,2020(11):91-102.
- [9] 陈莹,赵桂芹. 医疗保险与精准扶贫——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2):59-73.
- [10] VO T T, PHAM V H. Can Health Insurance Reduce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Evidence from Viet Nam[J]. World Development,2019,124:1-16.
- [11] 赵亚雄,王修华. 数字金融、家庭相对收入及脆弱性——兼论多维“鸿沟”的影响[J]. 金融研究,2022(10):77-97.
- [12] 刘波,王修华,胡宗义. 金融素养是否降低了家庭金融脆弱性? [J]. 南方经济,2020(10):76-91.
- [13] 李政,李鑫. 数字普惠金融与未预期风险应对:理论与实证[J]. 金融研究,2022(6):94-114.
- [14] 崔耕瑞. 数字金融能否提升中国经济韧性[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1(12):29-41.
- [15] WANG X H, FU Y.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Rural Households[J]. China Agriculture Economic Review,2022,14(1):64-83.
- [16] 张冀,于梦迪,曹杨. 金融素养与中国家庭金融脆弱性[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4):140-150.
- [17] 李建勇,彭倩,黄宇虹. 金融素养视角下家庭财务脆弱性问题研究[J]. 社会科学研究,2021(5):24-32.
- [18] 苏剑峰,聂荣. 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1-50.
- [19] 孙伯驰,段志民. 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9(9):97-113.
- [20] 樊丽明,解垚. 公共转移支付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 [J]. 经济研究,2014(8):67-78.
- [21] 臧旭恒,李燕桥. 消费信贷、流动性约束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基于2004~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经济学动态,2012(2):61-66.
- [22] KEYS B J, WANG J L. Minimum Payments and Debt Paydown in Consumer Credit Card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9,131(3):528-548.
- [23] BODEN J, MAIER E, WILKEN R. The Effect of Credit Card versus Mobile Payment on Convenience and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J]. 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2020,52:101910.
- [24] 南永清,孙煜. 消费信贷影响了居民消费行为吗[J]. 现代经济探讨,2020(7):10-19.
- [25] 李广子,王健. 消费信贷如何影响消费行为? ——来自信用卡信用额度调整的证据[J]. 国际金融研究,2017(10):



55-64.

- [26]徐丽鹤,吕佳玮,何青.信用卡、风险应对与城镇家庭股市参与[J].金融研究,2019(3):149-167.
- [27]宋弘,张庆,陆毅.消费信贷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J].金融研究,2023(1):131-149.
- [28]李力行,周广肃.家庭借贷约束、公共教育支出与社会流动性[J].经济学(季刊),2015(1):65-82.
- [29]李胜旗,廖前豪.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23(2):20-44.
- [30]尹志超,张诚.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9(4):165-181.
- [31]AGARWAL S, QIAN W L. Consumption and Debt Response to Unanticipated Income Shocks: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Singapor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22):4205-4230.
- [32]陈东,刘金东.农村信贷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状态空间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的长期动态分析[J].金融研究,2013(6):160-172.
- [33]李江一,李涵.消费信贷如何影响家庭消费? [J]. 经济评论,2017(2):113-126.
- [34]CHAUDHURI S, JALAN J, SURYAHADI A. Assessing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from Cross-sectional Data: A Methodology and Estimates from Indonesia[R]. Discussion Papers Serie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Columbia University, 2002:1-25.
- [35]万广华,章元.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准确预测贫困脆弱性?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6):138-148.
- [36]GUNTHER I, HARTTGEN K. Estimating Households Vulnerability to Idiosyncratic and Covariate Shocks: A Novel Method Applied in Madagascar[J]. World Development, 2009, 37(7):1222-1234.
- [37]BRUNETTI M, GIARDA E, TORRICELLI C. Is Financial Fragility a Matter of Illiquidity? An Appraisal for Italian Households[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16, 62(4):628-649.
- [38]尹志超,文小梅,栗传政.普惠金融、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1):109-127.
- [39]尹志超,刘泰星,张逸兴.数字金融促进了居民就业吗? [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2):98-112.

## Impact of Consumer Credit on Household Economic Vulnerability: A Stud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sage of Credit Card

ZANG Xuheng<sup>1,2</sup>, FENG Jiankang<sup>1</sup>, SONG Mingyue<sup>1</sup>

(1.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358, China;

2. Institute of Consumption and Develop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As an effective means to alleviate economic risks, consumer cred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duce household economic vulnerability. This paper, using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data from 2015 to 2019, examines the impact of consumer credit on the household economic vulner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sage of credit car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usage of credit card h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household economic vulnerability, and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endogenous check and robustness tests. The results of the mechanism test show that the usage of credit card can effectively reduce household economic vulnerability by promoting household potential investment and labor participation. The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test show that the usage of credit card has a large impact on household with low material capital, low human capital, and high medical care and dependency burden. Further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usage of credit card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household economic vulnerability in the long term.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the prevention of household economic risk, improve the household ability of risk response and enhance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then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consumer credit; household economic vulnerability; potential investment; labor participation



(责任编辑 孙豪)